

我把幸福送给你

陈鸿清 著

我把幸福送给你

SH 上海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把幸福送给你/陈鸿清编. —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3

ISBN 7-80685-169-0

I.我... II.陈... III.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856 号

策 划:明君工作室

封面设计:孔 毅

责任编辑:裘家康

装帧设计:小 管

我把幸福送给你

陈鸿清 编

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松江新桥新生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7.75 印数 00001-10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5-169-0/J·170

定价:22 元

楚怀之像害怕清醒的白天一样害怕黑夜。

黑夜里，安芷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他的脑袋，他们会拥抱在一起，幸福就会晶莹剔透地、从楚怀之脸上两个黑洞洞的眼睛里奔涌而出。

然后，安芷会在他的叫喊声中匆匆离开，无影无踪的。

在人们还在黑夜中梦想的时候，楚怀之就不得不提前进入湿漉漉的白天。

目录

第一章 甜蜜的沼泽 9

爱情是一个甜蜜的沼泽
不小心踩进去了
伤的伤死的死
极少有功成身退的

第二章 失去自由的思想 19

她的笑有杀伤力
也有亲和力，
纯真的孩子最能感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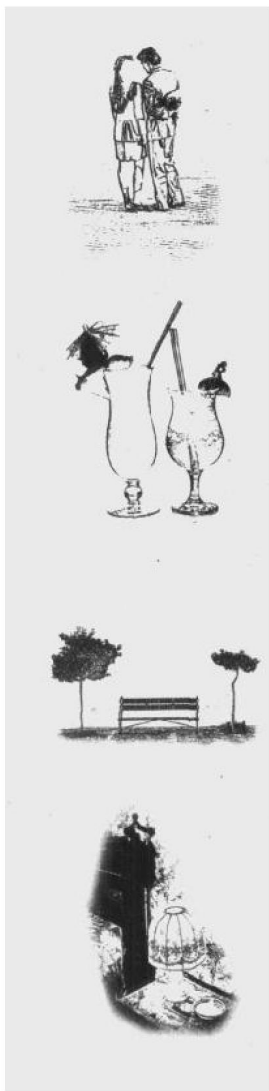
第三章 会有皱纹的天使 25

他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用
“幸福死的”这样的词？
他觉得幸福是有责任的。
也许起点就已经是终点。

第四章 学会爱情 45

忧伤像泉水一样不断往外冒
直至把她的感觉全都淹没。





第五章 幸福有一种责任 57

你神经兮兮地来
正如你神经兮兮地走；
你挥挥手
不能带走一丝云彩。

第六章 平平淡淡 77

“很多女人觉得把美丽和温柔浪费在婚姻中不值得，你呢？”他问

“既然爱了就要结婚，还要生孩子。”她抬头看着楚怀之

第七章 不安的日子 95

女人的嘴巴就不一样
她们会编造很多故事，
如果能让母氏社会延续到现在，
估计世界文明会比现在灿烂得多。

第八章 生活的烦恼 119

“万能的上帝到底能不能举起一块比他自己力量大的石头？”

“上帝下海了，很忙，没时间举石头。”

第九章 溃烂的伤口 128

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在陆地游的鱼
能在什么水沟里找到点水就是幸福的，
就跟着去了……

第十章 东风无力百花残 135

有思想的动物经常要反对自己。
她觉得她象一个寄生在他身上的寄生虫
柔软的心掠过一丝阴影……

第十一章 爱就要有结果 153

她看着绵延的大山，心情和山谷一样空旷
喊一声，
回荡在山谷间的都是自己的忧愁……
她感到凭她自己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承载……

第十二章 来自天堂的安慰 165

“幸福是经不起比较的！”
爱情有时其实很简单
和生活一样简单，
但要找到它的原声原味。



第十三章 抹不去的幸福一笑 189

她被推出来之后的第一句话是

“怀之，我不想再生孩子了。”

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她幸福之笑，

怎么抹也抹不去。



第十四章 没有跨越的第七天 197

她曾经对他是那樣的关爱和宽容。

她能容忍他的一切错误

容忍他胡说八道，

还能抚摸他的头。



第十五章 喜欢和你变老 207

过去的幸福迅速成为一种重压

把她身上所有的养份都压榨成泪水

她说：“我们离婚吧，或者我去当尼姑。”

他说：“我没有想过的事，我根本做不了。”



第十六章 流血的天使 217

有人看到她像仙女一样地飘落到地上

又有人说看到她像一片梧桐树叶

一样飘落到地上。

她平静地走了……

他却再也不能平静下来。

后记：爱是付出 幸福是压力 225

附录一：爱是永恒的星辰 229

附录二：听陈鸿清侃古典爱情 231

附录三：这是一本用生命写就的书 235

楚怀之像害怕清醒的白天一样害怕黑夜。

黑夜里，安芷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他的脑袋，他们会拥抱在一起，幸福就会晶莹剔透地、从楚怀之脸上两个黑洞洞的眼睛里奔涌而出。

然后，安芷会在他的叫喊声中匆匆离开，无影无踪的。

在人们还在黑夜中梦想的时候，楚怀之就不得不提前进入湿漉漉的白天。

第一章

爱情是一个甜蜜的沼泽
不小心踩进去了
伤的伤死的死
极少有功成身退的



甜蜜的沼泽

(一)

爱情是一个甜蜜的沼泽,不小心踩进去了,伤的伤死的死,极少有功成身退的。

楚怀之与安芷陷进这个甜蜜的沼泽,是他们即将离开大学的时候。

大学是高等婚姻介绍所,没有多少学生会反对这种说法。媒婆是老师。他们喋喋不休地说着一些梦话,大多是回忆,没有多少想像。学生的理解是,老师每天都在说,我的话你们听不懂,最好是找一个说话好听的和你们聊,最好听的语言当然是情人的语言。这是拿着国家津贴的老师的一种温柔的介绍方式;还有的老师会念咒,念得头痛的时候,学生就会找人帮自己抚摸一下,这是一种温柔和粗暴结合的介绍方式。受过职业培训的所有媒婆基本上都会这两种方式。

楚怀之与安芷的爱情不是因为无聊或寂寞,无聊和寂寞让人容易想起那是老师当媒婆介绍的爱情,他们属于另外一种。

他与安芷的月下老人也有老师,还有另外的重要人物,就是楚怀之的情敌,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很多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读研究生的楚怀之习惯在校园一条林荫道上散步,从一入学就开始了。他有时把这条自己经常走的路的姓氏省略了,叫“荫道”显得更加亲切。陪他散步的先后有一位历史系的男生,一位中文系的男生,还有他们哲学系的一位老兄。

研究生还没有像爆米花一样出炉,和大熊猫一样稀奇的时候,本科女生经常往研究生楼里跑,就像现在很多女

生忙于钻进豪华轿车一样。当然，只是“经常”，并非“所有”。

很快，陪楚怀之散步的几个人都抛弃了楚怀之，陪女生散步去了。他常常为此感到惋惜，不是为那些女生感到惋惜，而是为自己感到惋惜。

楚怀之还依然散他的步，不管是刮风下雨，也不是相对固定与某个人出去散步，住在研究生楼的许多人都与楚怀之一起散步过。

看着他身边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他希望有机会遇到一位丁香般的姑娘，但是一直到了研究生三年级，他散步的林荫道的梧桐树枯了又绿，绿了又黄，他的心情却一直很枯黄，他因此而失落。有点心情，没有酒钱的时候，他就会把这种失落用语言翻译出来，寄给杂志社或者报社，有时杂志社、报社会把这些文字印成钞票寄给楚怀之。

楚怀之与安芷认识是一个偶然的时机，但他们的认识与楚怀之的散步一点关系都没有。

(二)

周末是楚怀之最孤独的日子，每到这个时候，他仿佛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和他住在一起的人都猎艳去了，平时常到宿舍玩的人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为自己宿舍的安静而感到不自在。

楚怀之宿舍住着三个人：楚怀之、师兄林康浩和与楚怀之同系不同专业，他称为表师兄的陈宪忠。

这个宿舍并没有什么特别，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住在这里面的三个人都贪玩和随和。不管什么时候，任凭别人闹翻了天，他们总是笑脸相迎，像竞选时的美国总统。有容乃大，他们宿舍也就像美国一样吸引来自不

同系的研究生在这里落户。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有实无名的研究生俱乐部。俱乐部成员通宵达旦地玩，楚怀之没地方睡觉的时候，他就会想自己的宿舍有点像厕所，什么东西都可以拉到里面。

宿舍的安静凝固成忧愁，他就写些被称为文章的文字。

他刚把白天准备好的论文提纲拿出来修改，明年就要毕业了，也该为论文着急了。他就听到轻柔的敲门声。

楚怀之知道是邹立伟，只有他的敲门声像蛇尾巴敲击门板一样软，一样轻柔。

邹立伟平时经常到这里玩，楚怀之和他师兄除了称呼他一声“邹老师”算是尊称外，就没有什么师生的礼仪了，该骂骂，该说说。

邹立伟是他们系的年轻老师，但楚怀之一点也看不出他有老师的样子，他的牌技和四国大战的技术烂得一塌糊涂，是在楚怀之宿舍里玩过的每个人的学生。但他从不服输。因此还挨了不少骂。就这一点，楚怀之就觉得他怎么看也不像老师。

林康浩却说，这样才像个老师，老师就是要脸皮长茧，经得起学生骂，还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能服输，即使错了，也要想办法找理由，把它说成对的。

但他有一样技术是楚怀之佩服的，就是他身边有很多漂亮女生，就这点看，他就足够是一个好老师。楚怀之不知道从那里继承下来的观念，一直认为，老师是最有机会推销自己的，教育制度给了老师那么好的机会，如果没有女生爱上他，肯定不是什么好老师。他七岁的时候就对一个女老师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也成了他以后读师范最根本的原因，这是他在分析自己的潜意识时得出的结论。

但邹立伟对楚怀之说，之所以有那么多女生爱上他，

不是因为他的《形式逻辑》上得好，他上课的时候，学生就打瞌睡。他能吸引学生是因为他能吹箫，会吹萨克斯，口琴也吹得不错。

楚怀之不相信，说邹立伟你会吹的那些东西算得了什么，我还会吹牛，力气比你大得多，怎么就没有女生看上我。我倒觉得女生看上你是因为你表面上看温柔得像一条蛇。

邹立伟周末能到楚怀之的宿舍是比较难得的。

“今天怎么这么寂寞了？”楚怀之问。

“我任何时候都是寂寞的，只有到你这里我才不至于迷失自我。”邹立伟说。他四处寻找可以填补空虚的事情，四堵墙壁死气沉沉地把他的目光挡了回来。

“没人打牌，没人下四国大战，我们去跳舞吧，今天难得的好天气，你也别独守空房了。”邹立伟说，看来这个周末没有女生陪他。

楚怀之本来是不想去跳舞的，他对跳舞不是很感兴趣，女人的香味会让他进一步感到自己是一个孤独的游魂。

邹立伟说学生有陪老师的责任。经不住邹立伟的软磨硬缠，楚怀之跟邹立伟一起走了。

邹立伟是他的老师，大学里的爱情多少和老师有点关系。

(三)

跳舞并非楚怀之所爱。偶尔到舞场，跳舞前常得花一段时间酝酿感情，才能进入角色。认真得像一颗炸弹。他必须通过一段时间物色爆炸目标。不是他挑剔，是他担心遭到冷艳女生的拒绝，一旦被拒绝，他又得重新花一段时间

酝酿感情。他曾经一个晚上在舞场上酝酿了好几次感情，等他觉得自己进入角色的时候，舞会却结束了。他对一个好的开端就显得特别重视，把它看成一次会影响一生的初恋。

他不会随便请女生，“宁缺勿滥”，他常对他的同学说，这么说多少可以掩盖一下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和他一样较少进舞场的很多同学都会这么说。

舞场的灯光让他感到有点眩晕，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参加舞会了。

邹立伟很快就请了个女生下舞池，这里有很多他的熟人。也是他熟悉的领域，他在这里比他上《形式逻辑》有更高的热情。

楚怀之站在一边想，如果社会真能人尽其才，让邹立伟去教跳舞可能会比教《形式逻辑》更合适些。

楚怀之依旧酝酿他的感情。

邹立伟跳完几支舞曲，看到楚怀之依旧像一座石像一般，还真像老师似地过来对他说：“你怎么只会呆坐啊！人生苦短，连享受都不会不成，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舞伴，你在这里呆坐，我会不安的。”

楚怀之说：“少废话，你玩你的。我知道人道主义援助的食品不可能是优质品，我看上了自然会去请。”

楚怀之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想邹立伟不愧是他的老师，他不仅很快进入角色，还换了几个人了，样子都过得去。

邹立伟没有再理他，说：“我碰到中文系的一个熟人，我不管你了，你自己玩吧。”这时中文系的女生走了过来。舞曲又响起时，邹立伟与中文系的女生又步入舞池。

楚怀之边欣赏着别人跳舞，边在想着自己的心事，想着散步与跳舞的区别，他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就在于跳舞

时,两只脚变成了四条腿,像还没有进化的祖先,以及现在依旧被人追逐着的动物。

楚怀之又呆坐了一会儿,他有一种特殊的功夫,就是可以一个人任意傻坐几个小时,脸不改色心不跳,有如和尚坐禅,他说这是学哲学练就的基本功,即便是在舞厅,他也不例外。

但是今晚有些奇怪,他正坐定神游,就听到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劳驾,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是一位西装革履,头发光亮,壁虎想定居其上也要费点力气,说话有些奶声奶气的男生。

楚怀之看着这位与他一样莫名其妙的男生,心想,真是奇怪,我能帮你什么忙?不会是要帮你请舞伴吧,没看我也正为舞伴发愁,准备坐禅吗?

男生似乎看出楚怀之的疑惑,说:“您看到那两个小姑娘了吗?”

“哪两个?我看不太清楚。”楚怀之说。不是楚怀之故意装傻,确实,这时舞池正有很多人在跳舞,人群在不断地晃动,灯光也不像舞曲间歇时那么亮。

“就是那两个!一个穿红衣服,一个穿白衣服的,你能不能帮我请那个穿红衣服的跳舞。”男生对楚怀之说,听得出他请求的口气。

楚怀之顺着男生给他指的方向看了过去,觉得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做,还是与人方便吧。就对男生说:“我看你的头发油光可鉴的,很像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个人。”

“谁啊?是不是您的好朋友,我这人没有什么特色,就是给人一看就脸熟,好像天生就是别人的好朋友。”奶油小生看出楚怀之想帮他,有些得意。

“做美梦去吧你,我是看你有点像我小时候在电影里